

DOI: 10.6994/JET.202212_4(2).0002

小学华文课本中童话选文成人化问题研究 ——以马来西亚华小2021年华文课本为例

A Study of Adultification of Fairy Tale Selections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A Case Study of 2021 Chinese Textbook for Primary School in Malaysia

乌日娜*
WURINA

摘 要：小学华文课本的选文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儿童文学作品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童话，作为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富有夸张性、幻想性、趣味性，因此符合儿童的审美需求。本文研究华小2021年华文课本选入的童话篇目、数量、所占比例等数据，并分析出童话成人化表现及原因，最后提出小学华文教材童话选文的建议。小学华语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童话语言的成人化、叙述视角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成人化的成因则与课程标准要求、华文儿童文学缺少关注、华文课本编写者儿童观差异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小学华文课本，童话，成人化

Abstract: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ch selection of texts in primary school of Chinese textbooks. Fairy tales are rich in exaggeration, fantasy and fun, and meet the aesthetic needs of childre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data on the number of fairy tales selected for inclusion in Chinese textbooks in primary school in 2021, their number and proportion, and analys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reasons for the adultisation of fairy tales, and finally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selection of fairy tales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There are three main forms of adultisation

* 乌日娜，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在读博士生。Email: wrn01252020@163.com

in the selection of fairy tales for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adultis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the fairy tale, adultis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text, and adultisation of the adapt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causes of the adultification of the selected part of the fairy tales of Primary school ar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ndard of the curriculum Chinese Education, lack of atten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deviation on the conception of children.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Fairy Tale, Adultification

一 引言

童话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儿童文学。在“五四”以前，“童话”这个概念在现当代文学中是不存在的。“童话”这个概念在“五四”之后由日本传播至中国，这是现当代文学的一种全新的儿童文学理念，这次引入有助于推动童话体裁中国大陆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很多作家都对童话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辞海》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可以被解释成“富有、梦幻、神秘、与真实世界格格不入，但却能使孩子们获得一种相对愉悦的体验。”（于建平，2011，页1093）在《童话学》一书中，洪汛涛曾说：“童话是一种以幻想、拟人、夸张等手法来创造人的形象，使人感到神秘、新鲜。”（洪汛涛，1986，页26）黄云生在《儿童文学概论》中将童话定义为是“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黄云生，2001，页61）《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童话”是指“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适合儿童欣赏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8，页1315）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童话”这个概念作出了自己的定义。本文认为，童话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专为孩子而设计的、适合于孩子们的、符合孩子们的审美水准的作品；二是运用了拟人化、夸张的方法，能够儿童欣赏的故事。

本文通过对小学华文课本的童话选文统计分析，发现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现象，主要有童话语言成人化、叙述视角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三个方面。而这些“成人化”存在着重大弊端：违背儿童成长的规律、丧失“儿童本位”意识、加剧小学华文课本成人化倾向。为了更好地解决

课本中的成人化问题,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小学华文课本的成人化主要是有三方面原因导致的:华文课程标准要求、马来西亚儿童文学缺少关注、教材编写者儿童观念上的偏差。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对小学华文课本的童话选文内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 童话选文情况

华文课本是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中简明的课程理念编写,注重人文性和工具性统一。(孙秀青、黄慧羚、周锦聪,2015,页2)课本的编写目标是提升学生学习华文程度,充分掌握听说读写的技能,让学生能以规范的华文来交际、处理信息和写作,并养成良好的华文学习习惯。同时,学生在学习华文的过程中,可以提高思维能力、心理素质和沟通能力并培养爱国情操,兼顾华文能力与品格修养。华文课本共有六本,每一年级一本。为达到简明直观的效果,以下将采用表格的形式呈现华文课本中童话选文的数量及在各年级的分布情况,详细情况见下表。

由表1可知小学华文课本共6册的课文总数为156篇,童话数量20篇,占课文总量的12.82%。自习课文总数为66篇,童话为6篇,约9%占课文总数的。从配比上看,《华文》课本六年级未选外,其余五册都选编了数量不等的童话,小学低年段一、二年级为最多,其中一年级童话选文已占到了本册课本总数的18.18%,课文总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课本编写者对小学低年级编选童话的重视。而到了五、六年级之后,童话选文的数量严重减少,乃至整个六年级《华文》中都没有出现一篇童话,这说明在教材编写者眼里,童话在小学高段课本中已无足轻重。自习课文同样也是低年级童话选文多于中、高年级。其中一年、二年级占比最多,各占自习课文的18.18%。随着年级的升高,童话在课本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是一种递减的趋势。

表1 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数量和篇目分布

	华小华语教科书	课文	自习课文 ¹
一年级	童话篇数	8	1
	语文课总篇数	44	11
	所占比例	18.18%	9%
二年级	童话篇数	8	2
	语文课总篇数	38	11
	所占比例	21.05%	18.18%
三年级	童话篇数	2	1
	语文课总篇数	25	10
	所占比例	8%	10%
四年级	童话篇数	2	1
	语文课总篇数	20	10
	所占比例	20%	10%
五年级	童话篇数	3	0
	语文课总篇数	20	10
	所占比例	15%	0
六年级	童话篇数	0	1
	语文课总篇数	29	14
	所占比例	0	7.14%

三 童话选文成人化表现

要统计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倾向，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童话成人化倾向。简单地说，成人化倾向是指观点、理念、情感偏向于成人一方。童话的成人化，主要是指两种倾向，一种是童话完全变成作家自我表现的手段，作家本人的自我渲泄与人生思索达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另一种是

¹ 华文课本一年级、二年级、五年级没有自习课文，只有深广课文，三、四年级没有深广课文，只有自习课文，六年级没有自习课文、深广课文，只有阅读角落。但作用一样。本文统计方便，全部统计成自习课文。

将童话同现实生活作简单僵硬的附会，作家一厢情愿地以自己的想象去替代儿童的幻想（唐素兰，1994，页43）。总之，童话的成人化，是指童话的内容大大超越了其形式所能承载的分量，使其文体形式过于滞重，失去了童话本该具有的游戏特质。通过对小学《华文》课本的梳理，发现了童话选文成人化的三个表现，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2 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表现统计表（单位：篇）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合计
童话语言成人化	1	2	0	1	1	0	5
叙述视角成人化	1	1	0	0	0	0	2
原著改编成人化	2	1	2	0	0	0	5
总计	4	4	2	1	1	0	12

从上述表可以看出，低年级²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问题课文最多共10篇。其中最主要原因，华文课本的童话选文分布集中在低年级阶段。成人化表现中童话语言的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课文最多，各占5篇。叙述视角成人化问题课文仅2篇。

3.1 童话语言成人化

童话语言特点是什么？很多学者讨论过。韦苇的《外国童话史》中童话语言特点，活泼、轻快的语言。（韦苇，1991，页3）王国旭的《论童话的语体特征》中童话语言已经形成区别于成人文学里的其他的语言使用的词语、句式和结构程式等方面的明显特征，具有生动、形象、浅易、简短、明快的风格格调。（王国旭，2005，页11）综上所述童话叙述语言的特点生动、活泼、轻快语言，较强的修辞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如：“月亮妈妈”“农民伯伯”。那么华文课本部分童话选文中，有急功近利的教

² 低年级是指一、二、三年级，高年级是指四、五、六年级。

化语言，使带有太多理性成分童话语言。童话语言成人化，共有5篇，分布于一、二、三、四年级，其中二年级华文课本最多有两篇课文。如：一年级华文课本《父亲节》：

(1) 小海马笑着说：“父亲节快乐！”。

一年级华文课本《蓝蜻蜓和胖青蛙》：

(2) 蓝蜻蜓飞到胖青蛙身边说：“因为你很懂礼貌。”

二年级华文课本《小猫看着我》：

(3) 它叫一声：“喵-呜”好像在说：“真是个专心的好女孩！”

二年级《华文》课本《又丑又懒的花》：

(4) “信天翁再看了看，发现寄生在其他植物身上，靠吸收它们的养分生存。”

四年级华文课本《最美丽的风景》：

(5) 小丑鱼说到：“这些塑料微粒的毒素也令我们身体出现异状。”

五年级华文课本《向牵牛花学习》：

(6) “我已经九十九岁，晓得这儿快要夷为平地，重新规划和发展。”
钻墙黯然神伤。

《父亲节》课文中全文并没有小海马习性、特点。全文“小海马”学会写字，学会了“父亲”这两个字，最后小海马说了“父亲节快乐！”童话叙述语言中，毫无轻快、生动、活泼语言，更多教化、理性语言。同样《小猫看着我》中的“真是个专心的好女孩！”这句一点都不像可爱的猫咪言论，更倾向于成人说教的言语。《又丑又懒的花》中“寄生在其他植物身上，靠吸收它们的养分生存。”，《蓝蜻蜓和胖青蛙》中“懂礼貌”，《向牵牛花学习》中的“钻墙”、“重新规划和发展”使用了儿童较难理解的词汇。同样意味着“懂礼貌”、还是“重新规划和发展”并不是儿童口中所说的言语。

华文课本童话语言成人化问题，童话语言不够准确性。如四年级课文《最美丽的风景》“异状”缩略词有歧义，“异常的状况”还是“异常的形状”均有可能。回到原文里“这些塑料微粒的毒素也令我们身体出现异状。”这句话是小丑鱼对探险员说的。小丑鱼吞进塑料微粒，会对小丑

鱼的身体出现“异常的状况”或“异常的形状”。“异常的状况”、“异常的形状”这两种均有可能出现。华文课本中叙述语言准确性要求。这种“歧义”缩略词尽量避免。在华文课本的童话选择中，用成人化的、大的、空的道德语言，塑造出想象中的儿童形象，使学童成为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学童说的是无个性的话语，在努力朝某个方向深化主题的过程中，掩盖了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性情。

3.2 叙述视角成人化

所谓叙述视角，作者、叙述者和人物观察故事的角度，体现了一个观察者的情感、态度和评价。杨义先生说：“视角具有往往不作明言，却又无所不在的普泛性。假如你带着视角意识去读作品，就会感觉到无处没有视角。”（杨义，1997，页192）王泉根教授将儿童文学中的成人视角分为三类：第一，站在过来人的立场，观察社会、批判社会，使儿童文学直面社会和人生的一般问题；第二，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童年记忆、童年情节；第三，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张扬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王泉根，2010，页48）《华文》课本童话选文中也有站在教育者的立场的内容。如：

一年级《华文》课本《蓝蜻蜓和胖青蛙》：

（7）胖青蛙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蓝蜻蜓没生气，他说：“胖青蛙，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为什么呢？”胖青蛙奇怪的问。“因为你很懂礼貌。”蓝蜻蜓飞到胖青蛙身边。

童话中大部分，胖青蛙和蓝蜻蜓的对话，可是最后一句“就这样蓝蜻蜓和胖青蛙成了好朋友”确实不是两个小动物的视角，而是教育者的立场说的话。

二年级《华文》课本《小猫看着我》：

（8）它叫一声：“喵-呜”好像在说：“真是个专心的好女孩！”

窗台上的小猫的视角，在通过小猫观察小孩儿画画、弹琴、到最后以小猫的“称赞”为结尾。童话告诉小孩儿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致志。尽管结局是用小猫的口吻说的赞扬。但也是全程站在教育者视角描述了不受外人打搅的“我”认真的画画、弹琴，受到他人的赞扬。

成人化叙述视角讨论童话，还是注重童话指导、教育小孩儿的作用。同样是挨克里·罗曼《我的兔子朋友》歌颂友谊的故事。故事用“老鼠”

的口吻讲述了“兔子”朋友很热情帮倒忙的故事。故事全程儿童叙述视角，讲述尽管“我”的朋友犯了很多错误，干了很多错事，但“我”一直认为，“兔子”我的好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兔子一直很热情、很热心地帮“我”。（挨克里·罗曼，2019）故事没有使用成人化视角，然儿童通过阅读，就知道“我”和兔子是好朋友。儿童叙事视角与成人叙事视角的判断大小存在明显差异。如：“小王子”里面有个蟒蛇肚子里的大象，大人们都看不懂。“小王子”这个角色的故事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成人认为，这个角色是一个“坏孩子”，而儿童则觉得这是“好孩子”。在成人看来，这个角色是“坏孩子”的形象。儿童叙事视角与成人叙事视角的判断大小存在明显差异。“小王子”里面有个蟒蛇肚子里的大象，大人们都看不懂。陈伯吹在《关于儿童创作中几个问题》讨论过“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陈伯吹，1982，页30）创造者冷静而理性地对儿童世界进行观察，因此，其中的儿童总是处于被忽视的一方，既缺乏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公德和行为准则，又缺乏自然、社会知识。因此，成人的教育引导代替了儿童的感受形式，写实代替幻想，思考代替了行动，凝重代替灵动。

3.3 原著改编成人化

华文课本作家创作类童话课文总共14篇，其中原著5篇占总数35.71%，改动的原著有9篇占总数64.28%，详细情况见下表。有改动的童话选文占优势。改编后的童话一方面考虑到学生识字量的多少，方便学生的阅读理解，另一方面为了方便教师的讲解，这样势必要对课文进行删改，导致童话原著的残缺。华文课本中改动的童话，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叙述语言的缺失，第二方面，童话情节的简化。改动的童话课文有9篇，其中的《雾》、《蓝蜻蜓和胖青蛙》、《退休的鞋子》删减了童话的叙述语言。其中的《小青蛙捉星星》、《小猫和老虎》、《雾》课文删减了故事情节。其中的《又臭又懒的花》、《父亲节》、《三个好朋友》、《小猫看着我》四篇只有文字方面小改动，并没有删减叙述语言、删减童话情节。

表3 华文课本童话课文改编篇目统计表

年级	改编篇目	篇目数量	童话总数 ³	比例
一年级	《父亲节》、 《小青蛙捉星星》、 《蓝蜻蜓和胖青蛙》	3	4	75%
二年级	《小猫看着我》、 《三个好朋友》、 《又臭又懒的花》、 《雾》	4	6	66.66%
三年级	《小猫和老虎》、 《退休的鞋子》	2	3	66.66%
四年级	无作家创作类童话			
五年级	无作家创作类童话			
六年级	无	0	1	0%

3.3.1 叙述语言的缺失

一年级华文课文谢尔古年科夫的《雾》第一段：

(9) “雾，是个顽皮的孩子。”

原文：“从前有一片雾，他是个又淘气又顽皮的孩子。”

一年级华语课本《蓝蜻蜓与胖青蛙》第一段：

(10) “一只蓝蜻蜓停在一张荷叶上。”

原文：“一只蓝蜻蜓停在一张荷叶上。它在想一件事情。”

三年级华文课本汤素兰的《退休的鞋子》第三段：

(11) “一群老鼠在破箩里捡到了一只裂开的皮鞋。他们乐坏了，马上派了一大队人马，把皮鞋拖到了田野里。”

原文：“一群老鼠在垃圾站找到了一只旧皮靴。老鼠们如获至宝，马上派一大队人马，把皮靴拖进了田野里”

³ 童话总数指的作家创作类的童话总数。

谢尔古年科夫的经典童话《雾在哪里》，第一段课文中“雾，是个顽皮的孩子。”，其实原文中“从前有一片雾，他是个又淘气又顽皮的孩子。”描述性语言全部删减。大大降低了学童的阅读欲望。张秋生的《蓝蜻蜓和胖青蛙》，课文中“一只蓝蜻蜓停在一张荷叶上。”但原文中“一只蓝蜻蜓停在一张荷叶上。它在想一件事情。”，这一句“它在想一件事情。”对于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蓝蜻蜓想一件事情，所以没看到胖青蛙。汤素兰的《退休的鞋子》的原文很多准确、诗性语言丢失。如：原文的“垃圾箱”改成“破箩”。“垃圾箱”这个词原文、课文中前文均提及。然课文中还是后面的“垃圾箱”改成了“破箩”。再如：原文中的“老鼠们如获至宝”改成了“他们乐坏了”，删减了童话的诗性语言。语言的准确性也被大大折扣了。

3.3.2 童话情节的简化

一年级华文课本《小青蛙捉星星》第一段：

(12) “夜里，小青蛙看到水中有很多星星，想去捉几颗来玩玩。”

原文“夜里，小青蛙坐在荷叶上上，看到水中很多星星，小青蛙想：‘我去捉几颗星星来玩玩，一定有意思。’”

一年级华文课文谢尔古年科夫的《雾》第二段：

(13) “有一天，雾飞到了空中，说道：‘我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起来。’结果四周暗了，无论是天空，还是天空中的太阳，都看不见了。”

原文：“有一次，雾飞到海上，说道：‘我要把大海藏起来。’于是，他把大海藏了起来。无论是大海，无论是船只，还是蓝色的远方，都看不见了。”

雾说：‘现在我要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起来。’于是，他把天空连同太阳一起藏了起来。四周变黑了，无论是天空，还是天空中的太阳，都看不见了。”

三年级华文课本寇风塞塔马米《小猫和老虎》第一段：

(14) “在一座高山上，一只猫遇到了一只老虎。”

原文：“在一座高高的山上，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一只小猫从山右边爬上来山顶，一只老虎从山的左边爬上来山顶，偶遇了。”

《小青蛙捉星星》、《雾》、《小猫和老虎》课文删减了一部分童话故事情节。对于故事大体的理解没有影响，但不利于学生的阅读感受。培利诺德曼在《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个建构好的情节，在建立悬疑时，会紧紧扣住并延续我们的注意力，直到故事结束。”“好的情节的确提供双重乐趣——第一重是未完成的乐趣，亦即延迟的张力与完成的期待，而第二重则是完成的乐趣。”（培利诺德曼（著）、刘凤芯（译），2001，页71-73）引导孩童进入童话世界，获得阅读的乐趣是一个起点。孩童在阅读作品时，常常将自己作为主角，与童话中的人物一起进退。只有通过童话情节的生动，才能调动孩童丰富的情感体验。

童话叙述语言的缺失、故事情节的简化，不利于童话文学的发展，同样也不利于学生对童话的理解。课本中的童话课文还是原著本身为主，通过童话故事讲述和想象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儿童精神世界，这既是童话文学作品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更是童话文学创作者的终极追求。

四 小学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成因及选编建议

从本文第三部分统与计分析可知，华文课本在进行童话选文时存在成人化的现状。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编者身上，而是要深入探究其深层原因，剖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解决当前小学华文课本选择中出现的问题。针对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问题现状，本文对华文课本童话选文给予建议。

4.1 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原因分析

对华文课本中的童话，童话主题的成人化，儿童语言成人化，叙述视角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原因的探讨，我们不能将目光仅停留在编写者身上，更重要的是对华文教育根源进行深层挖掘。

4.1.1 马来西亚华文课程标准要求

马来西亚华文课程标准，更注重科目的工具性。如：2017年颁布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修订》（KSSR Semakan）中，朗读与阅读方面，一、朗读教材，感悟内容。注意各类音变和标点符号所表示的语气，要求正确、流利、有感情朗读。二、认识汉字（2500个），做到能认字形，使字音理解字义，并能应用认识的汉字构成词语等。写作方面，习写1389个汉

字，能以硬笔和毛笔书写汉字，并做到字的间架结构匀称，字体工整美观等。（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7，页2-4）马来西亚华文课程标准明确的定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孙秀青、黄慧羚、周锦聪，2015，页2）课本编写者既要达到华文工具性的效果，又不能与此同时失去华文教育的人文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是强调实用性，注重学生的识字量、阅读量、注重学生量的提高。在选编课文时，更多的是考虑工具性的训练，考虑知识的实用价值，也就是这个知识点学生能否掌握，教师是否便于教学。在这种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环境下，为了保证语文的工具性，必然会减少甚至是牺牲人文性，这样就导致课本缺少人文性，导致文学艺术性的流失。这种应试规定下，道德教育主题童话，童话选文只注重教育的结果，不重视教育的过程。童话名著选文只确认学生是否掌握字、词、句子，忽略童话故事的整体度。知识教育主题童话，知识看不到童话。以大写，特写，而幻想，这个童话的重要特征，童话选文中难以看到。

4.1.2 外界对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缺少关注

年红的《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的发展》指出：“马华儿童文学最早出现的年代约在一九二零年。”（年红，2005，页2）他也把金丁的《谁说我们年纪小》和乳婴的《姐弟俩》和《新衣服》视为战前较具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战后，受英国殖民地主义对文华教的压迫与束缚，华文儿童文学自然举步维艰、乏善可陈。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儿童读物纷至沓来，致使马华儿童文学发展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低谷。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教界与华社在有心人的倡导与倡导下，逐渐关注本土儿童文学的意义，偶有扶持与帮助，再加上部分锲而不舍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与作家们的辛勤创作，至90年代末，童诗与儿童小说初现可喜之效。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年红，南马文艺研究会筹划出版有《南文会少儿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共计30本），其中包括童话和童诗。马汉成绩颇有特色。他集刊，编，写为一体，曾用孙树欢、李明之、陈方、马汉等多个笔名发表《没有牙齿的旅人》《怒海余生记》《作文并不难》《阿方奋学记》《对老师的魔鬼班》等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品。这些儿童文学、优秀的童话作品值得课本编写者去关注，编排在《华文》课本中适当的位置。目前的《华文》课本童话选文还是不能看到马来西亚本土童话作品。

其重要的原因，并不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没有童话，也不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没有童话作家，而是无论是课本编写者、还是研究华文学者、文学评论家对马来西亚华文童话作品的忽略。其实在马来西亚华文儿童童话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他们不仅以独特的视角和艺术手法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还将中国文化融入到他们笔下的世界之中。这些作品是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文》课本编写者适当地引用本土作家童话作品。

4.1.3 华文课本编写者儿童观差异

所谓的儿童观，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虞永平的《论儿童观》：“儿童观是人们在哲学层面对儿童的理解和认识，是对儿童的根本看法和态度”。（虞永平，1995，页5）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指出：“是成人对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进行观照而生成的对儿童生命形态、性质的看法和评价，是成人面对儿童所建立的人生哲学”。（庞丽娟，2011，页123）简单地理解，儿童观是成人、教育工作者对儿童的根本看法、态度。这包含两个方面：儿童本身、儿童教育。儿童观和教育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儿童观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儿童认识、对待和改造的基本倾向；而教育论则是人类对儿童进行研究。无独有偶，课本对童话的选编史也是成人儿童观不断演变的历史。有什么不同的“儿童观”，就会产生出不同的童话作品；有什么样的“成人观”，则必然影响到不同类型童话作品的创作和欣赏。有了“儿童观”，才具有童话艺术精神和美学品格。童话选文成人化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成人的“儿童观”。课本的选编人员，将以儿童形象为主的思维方式与成人抽象思维相结合，使编者无论自编还是经典改编，都呈现出轻薄的特点，故事情节的简化，语言的堆砌，只留下一句道理的尾巴，不忘加一句道理。根本不知道让孩子们借用新奇，充满童趣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感。没有这些具体的事物作为中介，儿童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道德、知识等逻辑操作的转换，只能记住这些空洞的道德口号。儿童的审美经验缺乏，但不等于审美能力的低下。反之，相对于成年人，孩子的审美更纯粹，更没有实用价值。缺少文字解码技能，并不代表儿童没有理解和欣赏复杂文本内容的能力。儿童观会影响课本编写者选编，即用《华文》课文

来塑造童话故事中的儿童，结果造成了我们所设想的道德认知空洞、审美能力低下等现象。

4.2 华文课本童话选文选编建议

如何运用好“童话”这一课题，让它在教育儿童中起到最大的作用，并能运用儿童对童话的自然兴趣来引导他们爱上阅读，进而真正爱上语言文字学习，切实达到学习华文学科的教学目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针对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问题现状，本文分别对教材体类童话选文、作家创作类童话选文给予建议。

4.2.1 教材体类童话选文选编建议

教材体类是课本编写者自己创作的童话故事，主要功能让学生掌握课文中出现的字、词、句子，或让学生理解道德和科学方面知识。华文课本中教材体类童话选文占比，还是占华文课本童话选文重要成分。关于教材体类童话选编，本文建议课本编写者撰写教材体类童话时多考虑马来西亚本土民间童话故事。如二年级华文课本中《鼠鹿与鳄鱼》是来自马来西亚民间童话故事改编的。华文课本童话选文中只有一篇课文来自马来西亚本土。然马来西亚有很多民间童话故事，而这些民间故事适合进入《华文》课本。如：《小鼠鹿和巨人故事》，故事里讲述了动物们团结，保护自己捕猎到的鱼。为了对付巨人，只能在劣势中找到优势。故事情节丰满，语言也有诗性、活泼。同样也可以考虑一下马来西亚儿童民间童话，《乌龟和蜥蜴的故事》《猴子的报应》等。关于教材体类童话选编时候，课文主题类型不能重复，注重平衡。如：《卑微的大力量》《最美丽的风景》两篇课文是教材体类童话。两篇课文主题相同，“保护自然环境”、均是知识教育主题类童话。两篇课文编排在四年级《华文》课文。主题类似、年级相同，不利于教材体类童话的选文。《华文》课本中童话选文的主题应该丰富多彩、童话的内容精彩纷呈，不同年级，不同难度、不同主题的童话选文。

4.2.2 作家创作类童话选文选编建议

作家创作类童话是有署名的童话故事，主要功能让学生理解童话名著同时掌握华语字、词、句子和道德、自然知识。华文课本童话选文中总共17篇作家创作类，其中原著5篇占总数29.41%，改编原著有12篇占总数

70.58%，华文课本改编原著占比最多。这种课本编写者改编的原著，正是童话选文成人化的元凶。减少原著的改编，保留童话的原汁原味。

童话选文中经典名著童话很少。其实适合进入课本马来西亚、中国、翻译经典童话有很多。如：中国童话作家郑渊洁的《皮皮鲁和鲁西西传》，朱自强老师的《快乐语文读本》。小学高年级可以选择一些人物形象丰富、故事情节复杂的童话作品，如：彭懿《欢迎光临魔法池塘》、王一梅《书本里的蚂蚁》。同样也可以考虑马来西亚儿童文学作家许友彬《鹅卵石》。翻译经典童话作品同样也很多，如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子》，美国迪斯尼的童话《公主故事》，格林童话《小红帽》，这些都是优质的童话选文，华文课本编写者可以精心筛选，为课本所用。

五 结语

小学华文课本童话选文成人化研究，相当于给孩子们攻城略地，等于是把孩子的话题从大人的世界重新拿回来了、孩子视角，孩子语言，孩子经典之作。带着淡淡的遐想、蕴藉着的比喻守护着孩子们永不会失去他们特殊的目光，正是童话，在它同人类一起前进的历史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更是童话义不容辞的重大任务。希望更多地从教育学起、从心理学、从华文教育的角度去学习童话，重视童话，恢复童话对小学华文教学的真实价值，使孩子们被成人世界包裹着，依靠着一个富有童趣和特殊话语空间守护着，慢慢成长。

参考文献

挨克里·罗曼（著），柯倩华（译）（2019）《我的兔子朋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别林斯基，周中和编译（1983）《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郑州：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洪汛涛（1986）《童话学讲稿》，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洪汛涛（1986）《童话学》，合肥：安徽少儿出版社。

胡亚敏（2017）《比较文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选明、梁卿、黄晔明（2012）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马来西亚华文儿童文学，《校园英语》2，122-123。
- 黄云生（2001）《儿童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卢乐山（1991）《学前教育原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7）《华文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吉隆坡：马来西亚教育部。
- 虞永平（1995）论儿童观，《学前教育研究》3，5-6。
- 年红（2005）《儿童文学四十年》，吉隆坡：彩虹出版社有限公司。
- 庞丽娟（2011）《教师与儿童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培利诺德曼（著），刘凤芯（译）（2001）《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台北：台北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 孙秀青、黄慧羚、周锦聪（2015）《六年级华文》，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孙秀青，黄慧羚，周锦聪（2016）《一年级华文》，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汤素兰（1994）童话的概念和成人化问题，《浙江大学学报》，6，42-45。
- 王国旭（2005）《论童话的语体特征》（硕士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
- 王泉根（2010）谈谈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语文建设》，5，47-50。
- 韦革（1991）《外国童话史》，南京：江苏少儿出版社。
- 吴总玉（2018）《马来西亚民间故事》，合肥：时代传媒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
- 杨义（1997）《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 于建平（2011）《现代汉语辞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余秀蓉，曾秀梅，梅亚（2019）《四年级华文》，吉隆坡：贝儿出版有限公司。
- 张子妍，余秀蓉，曾秀梅，梅亚（2020）《五年级华文》，吉隆坡：贝儿出版有限公司。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08）《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刷馆。
- 周锦聪，孙秀青，黄慧羚（2017）《二年级华文》，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周锦聪，孙秀青，黄慧羚（2018）《三年级华文》，吉隆坡：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周作人（2002）《儿童文学小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